毛詩後箋

毛詩後箋卷十七

涇　胡承珙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稽古編曰序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序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詞有專指也康成釋烝然爲久如以合序至誠之意固矣承珙案陳說是也烝然罩罩釋文引王肅述毛云烝衆也鄭箋以烝爲塵以塵爲久然其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

久如而俱罩之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竝致之於朝曰俱曰竝仍不出衆義葢經文重言罩罩正承烝然而來則訓烝爲衆似合經旨正義乃云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非也

烝然罩罩傳罩罩篧也段云當作罩篧也下當云汕樔也不當疊字罩罩者以罩罩魚也汕汕者以汕汕魚也承珙案經言罩罩汕汕自是取魚之名傳以取魚由魚具得名故釋罩爲篧釋汕爲樔經言其用傳言其體義相成也傳於單文者每以疊字形容之如洸洸武也潰潰怒也之類此則重文者又以單字釋其實義訓詁之精如此若說文

水部云汕魚游水貌引詩烝然汕汕此或本之三家魚部
鯙下云烝然鯙鯙从魚卓聲旣不言其義又不稱詩故段
氏以爲疑今考李氏集解引說文汕字注而不及鯙王氏
總聞雖云罩胡角切魚回斡水聲也非籠然亦不及說文
可見宋時說文尚未必有鯙字也

釋文罩張敎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篧
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犪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承
珙案說文罩捕魚器也籗罩魚者也从竹靃聲或从隺作
篧許沈重所以音犪音護者當是從說文作籗故有此音
但說其形非罩雖未知所說云何要失爾雅篧謂之罩之

義凡自上籠下謂之罩故淮南子說林訓云罩者抑之說
文罩字雖不言其狀隹部云翟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
玉篇音竹教切一切經音義十一罩古文作箌是罩翟音
義略同矣
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釋文字或作罺同釋器云樔謂之
汕案爾雅毛傳皆以汕爲樔此古名也鄭箋云今之撩罟
乃以今曉古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御覽引舍人云以
薄罺魚曰罺正義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皆未詳著其狀
惟陸氏埤雅云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汕汕言嘉
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

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葢謂汕卽罾矣說文廣雅但以罾爲网不著汕名然古者橧巢同義禮運夏則居橧巢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廣雅橧巢也大戴禮鷹隼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皆是說文橾澤中守艸樓也此當謂澤中守魚之處楚辭九歌罾何爲兮木上御覽引風土記云罾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轆之上下形如蜘蛛之網方而不圓葢罾者樹木爲之其高如巢故得橾名說文艸樓藝文類聚引作竹樓亦卽謂其張網守魚之處樓與巢義同耳類濱詩傳竝用傳箋其欒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簣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卽詩所

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贊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罾也罾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罺鰝鰕云罺抑魚之器也誤矣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正義曰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此疏深明傳例後儒因毛於三章始言興遂謂上二章言魚者乃因所薦之物以達意然則末章言鵻亦曰烝然與上二章文同豈鵻亦所薦之物邪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傳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此箋申傳壹宿是矣但傳不過以壹宿狀

其慤謹非以此見有久義來者謂雝之來集則烝然自是羣然天下無言烏集而曰久如其來者箋又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既以雝喻賢者而烝然來思又似指君子兩句之中詞意隔絕正義既云此我謂君子又云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則於箋語一句之中文義亦不相貫矣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據正義惟定本有此箋當時本多無此語承珙案又疑侑之假借楚茨傳侑勸也儀禮注古文侑皆作宥今文尚書宥作有論衡引有作又禮記王制亦云王三又

賓之初筵室人入又傳以爲又射自是訓又爲復若箋以
賓載手仇仇讀曰𣬉謂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則不
如讀又爲侑謂室人入而勸侑也末章三爵不識矧敢多
又箋亦訓又爲復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
其多復飲乎皆於經文增字成義不如云尙不知其能飲
三爵與否況敢多勸乎語較直截此嘉賓式燕又思卽謂
燕時勸侑殷勤序所謂至誠也上章嘉賓式燕綏之箋云
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考燕禮又云公以賓及卿大夫
皆坐乃安羞庶羞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然則此
云又者其卽所謂無不醉歟

南山有臺

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姜氏廣義曰前篇樂與賢者是賢者初至燕飲之日有以灼見人君之心與猶交也親也樂者賢人樂之也此篇則賢人已列於位無不稱職人君有以灼見賢人之心而知其功業之所就序云樂者人君樂之也不曰嘉賓而曰君子葢已用之爲臣也承珙案二樂字不必如此分別俱當就求賢者說范氏補傳云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語極平正惟前章君子指在位者嘉賓指賢者此章君子卽指賢者鄭箋以只爲是以邦家之基萬壽

無期爲得賢之效按之經文無不脗合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韓宣子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又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穆天子傳天子西游乃宿于祭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閟古昊字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臺古臺字此皆以詩之君子

指所美之賢者呂記嚴緝皆以君子指人君朱傳又以萬
壽無期爲祝賢者之壽皆非是
南山有臺傳臺夫須也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
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
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此所引都人士傳作
臺禦雨則笠爲禦暑可知文選謝元暉臥病詩李注亦引
毛傳臺所以禦雨今本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自
是傳寫之誤毛於都人士析言之而周頌其笠伊糾又云
笠所以禦暑雨也則渾言之合之無羊傳蓑所以備雨笠
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爲蓑而不可爲笠祇以備雨而非以

禦暑可知稽古編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皆承鄭箋都人士臺皮爲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薃侯莎與夫須爲一艸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爲雨衣而誤不知爾雅之薃侯說文鎬侯莎也與郭注異讀即夏小正之緹縞羅端頁以爲其根即香附子者爲是要與臺絕不相涉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名御覽引毛詩提綱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究不得以夫須爲薃侯也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

上下觀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承珙案此正義乃誤會傳意而然傳本當作萊萊草也凡傳言某某草也者固以爾雅無明文亦或因其草爲當時人所共知故但云某某草足矣如召南蓬草名也王風揚之水蒲草也之類皆與此萊草也同例傳並非以萊爲草之總名也何氏古義引爾雅釐蔓華以當之邵氏正義幷據說文作萊蔓華徐鍇以爲釐萊同音似矣然蔓華非習見之名果萊卽此釐毛氏無容不注齊民要術引陸疏萊藜也莖葉皆似菉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譙沛人謂雞蘇爲萊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黎來亦一聲之轉春秋時來公羊作郲

黎
大戴禮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莊子藜羹不糝韓非子藜藿之羹是古人以此爲貧者之常食段注說文云藜初生可食故曰烝藜不熟苶烝葢卽烝藜是也
南山有杞稽古編曰易姤卦以杞包瓜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曰大木馬曰枸杞鄭曰杞柳凡三木焉小雅之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嚴坦叔以爲山木王伯厚以爲杞梓則所謂大木也左傳楚聲子以杞梓比卿材孔叢子載子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將又稱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草木疏云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爲函樗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始僅取其形似乎何氏古義曰以陟彼北山言

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卽是枸檵也姚氏識名解曰嚴華谷斷此詩之杞爲山木葢據陸璣之說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蝱可合藥按此數語乃釋枸並非釋杞嚴始誤據云爾承珙案姚說是也釋文有杞下引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此卽陸釋四牡苞杞之語彼云一名地骨不言狗骨者或今本有脫佚耳釋文於此引之則固以此杞亦爲枸檵矣若嚴緝所引陸疏正在南山有枸之條首云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云云與嚴所引微異不知嚴據何本稽古編從之誤矣陳氏所引易姤釋文當作馬曰大木張

曰枸杞亦彼此互誤或又因將仲子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趙注孟子杞柳云杞柳柜柳也一曰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案北山當作南山邠卿始誤記邵武士人作疏亦未言及）遂疑此杞即樹杞之杞不知趙注既以柜柳釋杞柳一曰木名者別說謂杞與柳爲二木非杞柳連稱之比於此下乃引詩則必不以南山之杞爲杞柳矣陳大章名物集覽據通雅以枸榾爲貓刺又以爲絲綿樹此等皆不足信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稽古編曰孔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毛說嚴緝譏之以爲風賦枳句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

草木疏已引此語證枸矣云古語曰枳枸來巢句枸古字
本通用李善注文選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爲證訓枳句爲
木名而妄以枳爲橘變之枳句爲詘曲之鉤是李之謬也
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據李而非孔哉枳枸雖南
產而詠於周詩其在禮則婦人以爲贄見曲禮字作棋人君燕食
以爲庶羞見內則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其甘美如飴見陸
疏故遠致之邪承珙案說文禾古兮切部積積椒二字依段注增補
多小意而止也从禾从支只聲一曰木也椒積椒也从禾
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蓋積椒二字以雙聲爲
其名義多小意而止者與下稽部稽字云稽椒而止也同

義在人在物皆爲詘曲不得申之意段注說文云明堂位注作枳椇莊子山木篇作枳枸宋玉風賦作枳句淮南王書作枝拘其入聲爲迟曲據此則風賦之枳句卽謂是樹枝句曲原屬可通但其本義當以枳枸之木多枝句曲而名說文以𥠖𥟍爲木名雖別一說然木部祇此二字木爲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疑𥠖𥟍木名乃其本義多小意而止倘其引申之義玉篇云𥠖曲支果今作枳椇木曲支也果名也今作椇是也陸疏云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榾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

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椇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崔豹古今注云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所言與陸疏合姚氏識名解謂陸疏可爲函板云云正嚴華谷所引說南山有杞者其誤據無疑又木蜜嚴引作木蝨尤誤中之誤此辨可謂諦矣李時珍移唐本草木部之枳椇於果部而木部別出枸骨一條引陳藏器以爲即詩南山有枸非也

蓼蕭

序云蓼蕭澤及四海也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

海正義曰李巡云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雒師謀我應中候篇名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

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稽古編曰爾雅有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今本無下文同明堂位而無九夷周禮賈疏謂詩及爾雅與禮異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歟承珙案箋以四海爲四裔乃

古人訓詁定例內爲九州外爲四海不容相溷故云國在
九州之外大者爵不過子竝引虞書外薄四海其所援據
確矣至夷蠻戎狄九八七六五之數正義據李巡兩注不
同知爾雅有兩文因知鄭氏注禮箋詩互異者所讀爾雅
與巡同故亦據兩文是也臧在東謂李巡既有八蠻在南
方三句則上文九夷在東方四句必非李注考郭璞注有
此四句郭多本孫炎則九夷在東方云云當爲孫注不知
正義明引李巡九夷在東方云云然後引孫炎曰海之言
晦云云若李巡無兩注何由知爾雅有兩文不當執此以
疑彼

虔東學詩曰章內燕字舊作燕饗按序本不言燕而注家以孔燕爲甚燕義亦支離嚴華谷改甚爲盛又非孔字正訓竊意兩燕字皆作安字解文義差爲明直承珙案以詩篇次第觀之此詩並未見飲酒之事則此篇爲諸侯朝見天子下篇湛露乃與之燕飲彤弓乃加之錫賚序次井然此詩兩燕字自當皆訓安左傳襄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正義引沈氏曰賦

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此所謂安當卽燕笑孔燕之義

旣見君子箋云旣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箋疏皆以君子指天子集傳始創爲天子美諸侯之說嚴緝云湛露彤弓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則爲燕饗諸侯無疑也蓼蕭之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旣見君子稱天子其下皆稱贊天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應自稱己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也承珙案左傳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杜注云賦蓼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杜蓋謂賦詩之意是主人用以頌賓集傳即本於此然經文爲龍爲光明是諸侯以得見天子爲遇恩寵而被光燿君子自當指天子非諸侯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蘇氏詩傳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經義述聞曰蘇氏之說是也爾雅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車舝曰式燕

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姞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鄭箋悉訓為名譽之譽疏矣承珙案裳裳者華首章云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與此篇文意略同箋於蓼蕭云聲譽常處天子正義申以王有聲譽常處天子之位裳裳者華箋云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正義云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兩譽處文同而解異非是且是以者承上之文蓼蕭言既見君子而燕笑是以有此譽處裳華言我覯之子而寫憂是以有此譽處兩譽處皆當言有此安樂處耳

李氏集解以此詩末一句皆爲諸侯頌天子之辭黃實夫非之以爲諸侯朝而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榮是亦爲龍爲光之意也王氏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承珙案二章壽考不忘與終南文同當從正義謂四海稱頌之不忘三章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傳云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是指君子宜爲人兄人弟末章萬福攸同與采菽文同皆謂天子爲萬福之所聚而下與諸侯同之王雪山謂二章以下皆頌天子者是也

鞗革沖沖傳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詩經小學曰

說文無鞗字有鋚字鋚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既安之下有鋚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薛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簋有鋚勒字疑詩經文鞗革皆鋚勒之譌鋚勒猶唐宋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鋚省作攸後人不知為鋚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鞗革毛傳鞗轡也轡下蓋落首飾二字鋚所以飾轡首下文云沖沖垂飾貌正謂此飾也革者勒字之省轡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轡首唐孔氏釋轡首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甚誤載見鋚勒有鶬毛傳有鶬謂有法度也鄭箋於采芑

云鞗革轡首垂也於韓奕云鞗革謂轡也於載見云鞗革
轡首也而采芑尤誤轡可言垂轡首不可言垂矣承珙案
古文以攸革爲鋚勒毛詩多古文當是本作攸革轉寫誤
合二字爲鞗因復加革字於下經文遂成鞗革耳惟正義
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
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
革卽言沖沖故知垂飾貌據此疑傳文本作攸革轡首垂
也轡首垂謂飾之垂者故繼之曰沖沖垂飾貌采芑箋正
用此傳載馳傳云垂轡轡之垂者謂人所靶之轡有餘而
垂此云轡首垂者則以轡首之繫於絡銜者謂之勒以銅

飾勒之垂者謂之鋚故云鋚勒轡首垂也孔氏誤以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又云肇皮爲之由不知肇爲鋚之誤革爲勒之省耳

湛露

序云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此皆統言諸侯不分同姓異姓六月序云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尤可見此兼同異姓言之惟次章有在宗載考之文或其中有同姓諸侯爲之加厚而夜飲亦事理之常特鄭箋分三章爲庶姓四章爲二王之後經文所無無以見其必然耳

厭厭夜飮傳厭厭安也說文懕安也从心厭聲詩曰懕懕夜飮段注云小戎傳曰厭厭安靜也湛露傳曰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愔愔和悅之皃按愔見左傳祈昭之詩葢愔卽懕之或體厭乃懕之假借承珙案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作愔愔所據當亦韓詩此厭厭夜飮訓安者卽儀禮燕禮君曰以我安下文不醉無歸卽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也

在宗載考傳夜飮必於宗室箋云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飮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承珙案經言宗者古人謂同姓爲宗如左傳肸之宗十一族

及宗不余辟之類在者於也在宗猶言於同姓也傳云夜飲必於宗室者宗室卽謂同宗於者於其人非於其地言必於同姓乃有夜飲之禮正以明異姓則否耳故箋申之云夜飲之禮句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句於庶姓讓之則止正義云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疏皆善讀傳文後人泥傳宗室爲夜飲之地其說多不可通有謂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此儕古編之說夫諸侯燕在路寢儀禮有明文天子當亦同之此燕朝正諸侯非祭畢之燕豈晝燕在路寢至夜飲而忽移於廟後

之寢室乎且采蘋本言宗室此詩但云在宗毛據當時同姓有宗室之稱用以釋經非可以采蘋爲比也或又謂首章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此傳云宗室者謂宗子之室天子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廟以宗子爲主人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詩稗疏說案傳引宗子與族人燕者箋謂天子燕諸侯之禮亾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周禮王燕則膳夫爲主人未嘗分同異姓也若燕同姓諸侯於宗子之廟將天子就之而爲此夜飲乎抑惟使宗子主之而天子弗與乎於古無徵姝爲臆說

在彼杞棘姚氏識名解曰何元子以此杞爲枸杞云詩以

杞棘竝言棘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且以後章例之桐椅相類杞棘亦當相類愚按木之叢生者被露獨厚杞莖幹叢生與棘竝有苞稱故以杞棘竝言自不應爲杞梓大木然杞與棘要是二種若何氏緣枸杞通枸棘爲同類諸侯之喻則武斷矣

彤弓

序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正義云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承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櫜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

說樂而賜之故舉之爲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鄭亦首章爲總但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爲異耳承珙案此序與文四年左傳甯武子之言合故鄭氏取以爲箋又襄八年左傳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卽此詩受言藏之也然則王肅述毛以藏爲藏示子孫當得毛旨尙書文侯之命東晉孔傳亦云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講德習射卽同毛傳藏示子孫亦本詩義若鄭箋謂受出藏之乃反入也則是藏之車中與下櫜之義複正義引左傳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彼注以出入爲去來

云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與此不同似不當以爲證總之此詩以首章爲綱下二章申明其事賜弓所以爲諸侯之寶藏由藏而推及於載傳云載以歸也由載而推及於櫜傳云櫜韜也說文櫜車上大橐則知載之謂載於車明矣至於貺之饗之皆實指其事喜好乃所以貺之之心右醻乃所以饗之之禮如此則全詩條理井然矣

彤弓弨兮傳彤弓朱弓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嬰弓見司馬法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所言與司馬法合毛學出於荀卿行葦敦弓旣堅傳云敦弓畫弓也

天子敦弓蓋卽本諸師說此不言諸侯彤弓者以序文自明也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管子輕重丁篇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漢書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彤弓斯征撫甯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是則三代皆以彤弓爲諸侯之制正義謂色以赤者周之所尙非是如果時王所尙則不應天子以彫而諸侯轉用彤矣疑古器物彫與彤以精粗爲等差如周禮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彫几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後鄭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亦其差次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何氏古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亦兼燕與食矣但燕或於寢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於待賓不踰時如此承珙案經言鐘鼓既設已見鄭重之意則一朝二字亦鄭重言之非徒取速成之意天子饗禮雖亾然大饗用鐘鼓見於周官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眡瞭鐘師

鎛師典庸器者皆有其文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詩但言其樂之盛卽可以知其禮之隆矣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旣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一朝醻之傳醻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正義申傳以爲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此勸旣非勸酒故卒章醻亦不得爲醻酒瓠葉箋曰醻導引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醻之此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醻報功也其申

箋則皆用燕禮承洪案此二章竝承上章饗之爲言而以燕禮爲解似非爵盈不飲之義且箋云一朝猶早朝正義謂燕或至夜饗則禮成而罷故以朝言而經文右之醻之皆云一朝則不得以爲燕禮明矣但上言鐘鼓既設則右醻明是饗時之事亦不當泛以勸報有功釋之楚茨傳云侑勸也與此正同則此自是以右爲侑之假借爾雅酬酢侑報也然則右亦爲報醻亦爲勸右之醻之當主侑幣酬幣爲義

何氏古義曰禮于食有侑賓勸飽之幣上章言右是也于飲有酬賓送酒之幣下章言醻是也饗爲飲禮兼言右醻

者以饗亦兼食故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授宰夫束帛以侑注謂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注謂君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侑幣公食大夫禮用束帛其酬幣則無文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葢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酒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禮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璜

將之承珙案何氏以右爲侑幣讎爲酬幣甚是然侑牽合於食禮之侑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王之覲羣后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飮燕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皆賜玉五瑴馬三匹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是則饗禮本有侑幣王禮或更有玉與馬不必以兼食禮之故至酬幣既見於儀禮春秋時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皆饗有酬幣之證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專序而酢有酢必有酬此所以

用酬幣也儀禮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爲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節注疏最爲明晰饗禮既有侑酬則此詩右之醻之即饗時之侑幣酬幣不必牽及於食燕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句蒿也句此傳上二字用爾雅文以蘿釋詩之莪下二字乃毛自爲文以釋爾雅之莪蘿自陸疏云莪一名蘿蒿是讀傳蘿蒿也三字爲句正義因之云言

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不知爾雅以疊韻爲訓猶釋蟲之蛩蠶耳毛傳既引爾雅而後明莪爲蒿類不當讀爲蘿蒿也陸疏云生澤田漸洳之處本草拾遺云廪蒿生高岡一名莪蒿馮氏名物疏云以詩文證之陵阿則高地也沚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

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稽古編曰據箋是樂主見者言有儀主君子言也歐陽本義全主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蓼蕭菁菁者莪頍弁隰桑其接句皆述喜

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樂字卽下章喜字休字歐陽以屬君子實爲無理鄭以有儀指君子原是見者自幸之詞無妨文義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渾成且以儀爲相接之儀趣味亦短嚴緝云見善教之作成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惜語未明暢東萊詩記載呂氏之說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旨哉斯言嚴說應本此承珙案序云君子能長育人材毛傳亦同則既見君子自應主育材者樂且有儀當主賢才言之左傳文三年公如晉

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詳晉侯賦詩之意本以樂且有儀指魯君莊叔所言皆依詩詞爲說固明以有儀及樂屬之一人但傳謂君子之樂且有儀詩言見君子者之樂且有儀微不同耳至育材以禮儀爲要術呂氏之說亦有所本中論藝紀篇曰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

春入學舍桼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
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
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
體全然後可登乎淸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
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
矣據此是詩意以禮儀育人材其義深遠矣
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正義曰五貝貝者漢書
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
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
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

爲一朋也季氏詩說解頤曰百朋者元龜之直至重者也元龜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葢二貝爲朋凡言朋者皆以貝言也至於十朋以上則爲龜矣此班固食貨志龜貝之品也況百朋又十倍於十朋者乎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段注云食貨志王莽貨貝五品皆二枚爲一朋不成貝不得爲朋龜貨四品元龜當大貝十朋公龜當壯貝十朋侯龜當么貝十朋子龜當小貝十朋此自莽法鄭箋詩云古者五貝爲朋注易十朋以爾雅之十龜未嘗用莽歆法也承珙案段說是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

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正義云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稽古編曰疏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之類何必專訓爲則承珙案疏說本非是若詩之載即則字則沈浮指舟而言舟豈可以沈言之傳蓋以載爲任載以沈浮爲所載之物亦浮之浮字非經中浮字箋申傳意最明沈物浮物猶言重物輕物耳傳固善讀經箋亦善讀傳矣韓昌黎上宰相書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說者曰

載者舟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此文一一依傳箋解經直截不必如正義之言轉生轇轕

六月

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正義云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中夏之國微弱矣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宗法也承珙案此序甚古自在毛公之前卽以六笙詩言之後儒多謂笙詩序皆依仿篇名爲之

試思南陔之陔據東晳補亡詩義祗作陔隴卽謂陔有戒
義鄉飲酒禮注陔之言戒也然何以定知爲孝子相戒以養白華與刺
幽后者同名何以必知爲孝子之潔白且本序但云潔白
而此序又何以推及於廉恥由庚序但言萬物得由其道
此序又何以推及於陰陽此等必皆及見詩辭者所爲否
則必不能憑空臆撰可知其他所推廢缺之言亦無不與
本序相應劉氏詩益謂序者博采異聞非也
孔氏經學卮言曰正雅二十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
鹿鳴之什終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
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爲次與儀禮樂

次亦不甚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式云詩三百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傳仍併爲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三十卷二十八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邪抑邶鄘衛本其卷而傳分之邪藉非此序幾不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序當別有其文若

即今小序豈誤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

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稽古編曰親征之說毛傳並無明文王肅孔晁述毛故云耳不知毛傳原不言佐已其云佐其爲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至王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然玩傳語未嘗謂建此以行也傳云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練其士衆車馬如周禮大司馬四時教蒐田教民坐作之法是也平時簡閱王猶親涖之況命將出師乎大常之建只應在此時耳二章傳又云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可見首二章毛皆

指簡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何嘗以爲親征哉故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斯語與己矛盾復爲宣王先歸之說鑿矣孔欲證成王說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非也承珙案此詩王不親征文義本明毛意以首章及次章首二句皆敘練之事既成我服以下乃言出師蓋載是常服者簡閱之戎服既成我服者出師之戎服也經文兩言戎服明是兩事不然無先言載服而後言成服者左傳僖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此傳文出征以佐其爲天子語之所本佐天子者言爲天

子征伐耳不必從王而後爲佐也此序云宣王北伐采芑序云宣王南征也皆以征伐繫之王而采芑詩但稱方叔竝無一語及王又豈得泥序文而謂王爲親征哉

我是用急鹽鐵論繇役篇作我是用戒毛鄭詩考正曰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於音亦不協段氏詩小學云謝靈運述征賦宣王用棘於獫狁是六朝時詩本有作棘者釋言悈褊急也釋文悈本或作𢚧又作亟詩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禮器匪革其猶注云革急也正義亦曰釋言文素冠傳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悈今本作戒譌音義同然則悈𢚧亟棘

革戒六字同音義皆急也此詩作急作戒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承珙案此與杕杜之豈不日戒不同彼上文正言軍中之事故以戒備爲詞此詩方言簡閱不應遽及備禦經文兩言六月明有非時舉事之意故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然則我是用急正承六月二句而言稽古編謂當以周正紀月非也

王于出征箋云于曰正義云鄭以王不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稽古編曰于字有三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具有之今莫識曰義六月詩兩王于出征若不訓于爲曰文義終不

可通鄭箋得其解矣承珙案陳說非是此與秦風之王于
與師文法正同彼疏云王法於是興師可知王于不必要
是王言凡奉王命勤王事皆可如此言之若王于必為王
曰則次章以佐天子亦為王言於文不順王氏釋詞曰爾
雅于曰也曰古讀聿字本作欥或作曰或作聿王于興師
王聿興師也王于出征王聿出征也聿曰古字通故爾雅
訓于為曰箋毎以爾雅之于曰為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
矣

以奏膚公傳膚大公功也承珙案狠跋公孫碩膚傳云膚
美也大雅文王殷士膚敏傳同而趙注孟子殷士膚敏又

云膚大蓋大與美義略同隱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之辭也故此傳又以膚爲大爾雅公事也毛詩天保靈臺江漢酌傳竝同事與功義相近七月上入執宮公正義云定本作執宮功江漢肇敏戎公後漢書宋閎傳作戎功故此傳公功也者當卽以公爲功之假借也漢書劉歆傳引此詩正作功字

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稽古編曰斯言殆未然也焦穫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縣卽漢池陽縣也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縣城東二十五里爲古鎬京焦穫去之僅數十里耳

何得便與玁狁爲鄰況吉甫逐之尚行千里而玁狁巢穴反在百里內殊不可信承珙案此陳氏旨誤非傳誤也以焦穫爲池陽瓠中者郭璞注爾雅云然耳毛公此傳竝不用爾雅周有焦穫之文卽爾雅所云周有焦穫者亦與周禮職方雍州之藪不合呂覽淮南所載九藪皆無焦穫說文言九州之藪不及焦穫漢書溝洫志有瓠口而地理志池陽下竝不及焦穫則傳所云焦穫周地者必不指池陽之瓠中可知陳氏謂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卽焦穫乎焦穫最近京玁狁犯周當至是而止詩數玁狁之惡故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

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案此言尤爲曲說詩先言整居然後曰侵曰及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正義亦泥於爾雅郭注之說故云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於玁狁又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陳氏本之爲說誤矣易林未濟之暌云玁狁匪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疆夫曰治兵則必非至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疆則鎬與方必皆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據劉向言千里之鎬以爲當去周京千里正義據出車傳云朔方近玁狁之國此鎬方連文則傳意鎬亦北方地是也戴氏詩考

正曰孔氏以郭注爾雅之池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旣整其衆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大原涇陽之閒王師逐之至大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段氏詩小學曰織文毛無傳葢讀與禹貢厥匪織文同鳥章帛旆皆織帛爲之鄭箋易爲徽識則其字作識周禮注左傳注及說文解字皆作徽識承珙案鄭注

禹貢織貝云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玉藻士不衣織注云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據此知織與繒爲二物染而後織者功多色重謂之織素絲所織謂之繒繒者帛也詩織與帛對織文鳥章者說旗之全體織爲鳥隼於旗上故傳云錯革鳥爲章呂記所謂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今案月令以爲旗章是凡旗之文皆謂之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管子兵法篇有日章月章龍章而五曰舉鳥章則行陂是也白旆央央者則指旗之下尾白當依孫炎注爾雅引作帛見公羊疏帛者織而後染此正義云言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

爲旆亦是絳也傳雖用爾雅繼旐爲旆其實九旗皆當有旆觀上文用爾雅錯革鳥之文明是言旟即繼之以白旆繼旐者也必非以旐末之旆設於革鳥之旟又不應上句言旟下句言旐故正義曰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也然則織貴於帛故爲旗身帛次於織僅爲旗尾織以爲文故曰鳥章帛但有色故曰央央鮮明者謂帛色之鮮明耳凡此皆毛義也箋以織爲徽識者乃因旌旗而推及於衣服呂記云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是也墨子旗幟篇云守城之法有旗有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

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云云其下又云吏卒民男女皆衔異衣章衣章者卽箋所謂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者也蓋徽識者爲旗則大在衣則小鄭特推廣言之非以織文二句專指在衣之徽識也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此訓詁與傳箋略同

而言其制較悉鄭曰先前啟突辟曰冒突先啟則啟有開
義行讀戶郎反几軍陳在前曰啟義與此同矣詩稗疏云
馬融注論語曰前曰啟後曰殿左傳齊莊公伐衛啟牢成
御襄罷師胠商子車御侯朝杜預解曰左翼曰啟右翼曰
胠非也胠者兩翼之總名猶人之有兩腋皆名胠也兩翼
而一將者為游軍或左或右也承珙案逸周書武順解一
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注云皆陳名
開卽啟也敦者殿聲之轉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故書
屯或為臀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敦
之為殿猶屯之為殿矣胠與閭聲亦相近然則稗疏之說

似非無據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據此是啟卽前驅之車稗疏又因左傳有先驅申驅謂以先啟行者乃先啟而行卽所謂先驅此則用王介甫之說見呂記讀行如字非矣

如輕如軒傳輕摯惠氏古義云摯當作蟄高誘注淮南蟄音志从車不从手段懋堂曰軒輕卽軒輖也旣夕禮鄭注輖蟄也作蟄考工記大車之轅摯作摯說文輖重也謂車重也士喪禮軒輖中鄭曰輖蟄也摯蟄輕同字輖雙聲許書有輖摯而已摯者依聲託事字也軒言車輕輖言車重

引申爲凡物之輕重故禮經以之言矢摯說文云抵也與車重之摯墊輊輖本各義與輖又殊音而集韻總合爲一字誤矣小徐引潘岳賦如摯如軒今按射雉賦作輊不作摯也承珙案輕軒者低昂之謂樂記武坐致右憲左鄭云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此亦與輕軒同義淮南人閒訓道者置之前而不摯錯之後而不軒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皆謂平均調適無所輕重低昂之意凡車輊前者必軒後軒起也前重則後輕故後有軒勢若後重則前輕其前仰起亦可曰軒集韻分前頓曰輊後頓曰軒非是然使從後視之不見有輊狀則前必過於輕從前視之不見有軒狀則後必

過於重故曰如輊如軒非眞有輊軒而不啻其輊軒則一低一昂自然調適箋云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可謂善於形容者矣通俗文亦云前重曰輊後重曰軒案前後偏則不平經當云不輊不軒不當云如輊如軒故鄭說最精

四牡既佶傳佶正也說文佶正也即用毛傳竝引詩既佶且閑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彼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出車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即此傳所謂正鄭於此箋又云佶壯健之貌者蓋以壯健乃可狀馬然此詩上二句言車之善下二句言馬之善車以平均調適爲善馬以整齊馴習爲善佶者

整齊閑者馴習不必言其壯健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箋疏皆不詳其地自集傳以爲太原府陽曲縣仁山金氏疑之謂當在原州明周斯盛山西通志趙時春平涼志皆以爲詩之大原當爲平涼之原州非冀州之太原顧氏日知錄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胡氏禹貢

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今固原州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承珙案大原當以顧胡二說爲正何氏古義以鎬爲光武即位鄗南之鄗今高邑縣屬真定府謂其地正與山西太原相近以方爲漢之朔方郡且云自周穆王遷戎于大原而大原鄰近遂爲玁狁出沒之地故始而侵鄗遂還西行以及於大原等處將以內犯京畿久駐焦穫而時復鈔掠及于涇陽去周都三十餘里

而近陸堂詩學謂焦卽左傳許君焦瑕之焦濩澤在析城山西北此謂玁狁別部盤踞於晉地者鎬卽鎬京謂玁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此則玁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案何說謂始而侵鄗漸及大原而仍以焦穫在近畿究無以解於詩之先言焦穫陸說以焦穫在晉地而又以鎬爲鎬京則是玁狁自東而西直越周都而至于涇陽矣於是不得不創爲兩部之說按之經文及地形道里皆有不合者知其不足據也

飲御諸友炰鱉膾鯉說詩者多以吉甫燕喜是王燕飲御諸友是私燕王燕祇有牲牢無炰鱉膾鯉承珙案下文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明是以飲御諸友謂王於燕飲而進傳云御進也吉甫之諸友其諸友中有張仲者具孝友之德本王所與處內者也炰鼈膾鯉鄭箋以爲加其珍美之饌大射儀羞庶羞注有炰鼈膾鯉古者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然則此詩所言其卽燕禮之庶羞歟詩釋疏曰禮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燕主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燕卿大夫膳夫爲主而別命賓則君與所燕者皆尊安矣天子之大夫稱字張仲大夫也燕

吉甫而命仲爲賓此與卿飲大夫爲賓之禮也

采芑

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虞東學詩云王半山曰前三章詳叙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徧將畫大衆荆人自服也蘇氏同　案詩無舉征伐事而言試者此詩前三章兩言師干之試明是先期練治以習號令信賞罰故三章以後遂以明信稱方叔也左傳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玉復治兵於蒍蓋古人用兵原有此法而箋釋第三章以將戰罷戰言之則舛矣末章方言威蠻荆事豈有未至其地而先戰者又豈有已經罷戰而乃言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者乎蓋以徧望之將率練治之兵往而擒治其黨耳未嘗戰也若何黃如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禮事畢而忽有蠻荆蠢動卽命征之此殊不然詩意是因南征而治兵非因治兵而南征也

薄言采芑傳芑菜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稽古編曰宋嘉祐本草謂芑爲白苣王禎農書謂之石苣食療本草云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李氏綱目云葉色白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

十月可再種然則荼是苦苣苣是白苣同類而小別故陸疏以為似苦菜也承珙案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藘似苦菜近本菜誤葵青州謂之芑近本芑誤苍此所據陸疏語較明晰詩蓋以芑為藘之假借說文藘菜也廣雅蕒藘也王氏疏證曰藘或作藘或作苣玉篇云藘今之苦藘江東呼為苦蕒蕒苦蕒菜也廣韻蕒吳人呼苦藘顏氏家訓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是苦苣卽苦菜之屬也承珙謂詩邶風之荼苦唐風之采苦豳風之采荼大雅之堇荼皆今之苦蕒菜古人謂之苦菜者也此詩之芑毛傳云菜陸疏以為似苦菜者自當為苦苣今北人所謂藘蕒菜者也嘉祐本草謂苦

苣野生者名褊苣今人家常食爲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廚饌齊民要術白蒙尤宜糞種與蒙別言曹憲廣雅音義云白蕒與苦蕒大異然則稽古編以荼是苦苣芑是白苣者非是大約苦蕒苦蒙種類略同南人謂之苦蕒北人謂之蒙蕒耳程氏通藝錄云苦蕒蒙蕒有二種惟結子不結子爲異此或由地產之殊其花黃如菊莖有白汁則一也此詩之芑當以陸疏爲據必非生民白苗嘉穀之芑亦非豐水有芑之芑管子五堹之土其種蓼杞以杞與蓼竝言亦卽此似苦荼之芑內則所以謂包苦實蓼也今本管子杞從木注以爲木名段懋堂以杞字

從禾謂刨白苗之芑皆誤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正義曰一歲曰菑云云釋地文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承珙案馬融董遇注易皆用爾雅郭璞注雅即引此于彼新田爲證惟易釋文引說文畬二歲治田與坊記注合許白雲又據韻會之說以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爲是然臣工云如何新畬明是由新而畬則不當以畬爲

三歲新爲二歲矣正義又云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于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此則非是經文兩言新田自是專以新田爲中興之喻故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菑畝中鄉皆對新田而言中鄉傳云鄉所也不過泛言處所並不以爲六鄉之鄉箋云美地名恐未必然當從黃實夫謂中鄉至狹之地蓋謂采芑者既于彼新田矣亦于此始災之畝中處之鄉而皆有可采所以起下文其車三千之衆也

其車三千箋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引小司徒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與追胥竭作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上中下地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惟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王介甫又以爲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後儒多疑詩不過極言其盛本非實數或又謂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言之必紀實之詞非虛張之數何氏古義又據尚書孔疏謂出車一乘則有兩車輕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

二十五人合兩車總百人其車三千丙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甲士步卒共得十一萬二千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子等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爲十五萬人天子六鄉六遂之衆也承珙案詩雖詠歌之文不同紀事之史然必無鑿空妄語者其車三千自是實數惟依鄭孔之說三千乘當有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三代用兵必不若此之多且以方叔克壯其猶而伐蠢爾之荆蠻安用士卒之衆如此又六鄉地居四同合上中下地正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共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乃空國而授之方叔使百里之內曠然無

人此尤必無之事何氏以此詩前三章爲大閱之事而又謂合兵車重車爲三千夫大閱究非出師但當陳兵車以習戰陳何必并重車而徵發之則其說亦未可信竊謂說經當先以經文爲據經無明文者取之傳注然當觀其會通不宜執一周禮大司馬云王六軍詩亦三言六師然則六軍者王國之大法矣注家因小司徒之伍兩卒旅軍師與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相應極似家出一人爲兵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亦七萬五千人故謂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而六遂之鄰里酇鄙縣遂又與比閭族黨州鄉同亦七萬五千人故又謂六遂亦出六軍而天子乃有十二軍

矣然而經文無此也夫鄉遂出軍之制亦約計其可任者耳人有餘生戶有登耗必無六鄉六遂截然各七萬五千家之理即令足七萬五千家亦斷無每家必出一人爲兵之理再加以甸稍縣都皆各有兵是王畿千里幾數十軍安所用之竊意王之六軍出於鄉遂非鄉遂各爲六軍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可知大國三軍亦鄉遂所同出疏云出於三鄉非是其計家出卒之數不可詳知大約合數家而出一人爲正卒選其精壯汰其老弱截長補短舍細取贏其尺籍伍符必有通融調劑之法居則用以守衛王國有事則用之巡狩師田其用之也亦必有番休更調之制

以祇遠邇而均勞逸斷非如疏家所云出軍之賦先六鄉賦不止然後次六遂者雖都鄙邦國皆可徵兵然天子所常用者惟六軍耳故經但言六軍六師也至以士卒配車乘則司馬法有二數一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三十人鄭引以注小司徒者也一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用以箋此詩及注論語者也賈孔皆以七十五人爲畿外邦國法三十人爲畿內采地法然七十五人之法按之經文實多不合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若一乘七十五人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以止言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第

畢成數則當以少言多不當以多言少閟宮方侈僖公之盛何爲反從其減故鄭荅臨碩又以爲二軍然二軍二萬五千人每乘七十五人止用三百三十餘乘又與公車千乘不合周官伍兩卒旅師軍配偶均齊人有卒伍車亦有卒伍故小司徒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步卒七十二人不成伍兩之數若合甲士三人則似以三兩爲一乘而謂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是甲士與步卒爲伍一甲士而與二十四步卒爲伍則伍兩卒旅師軍之法皆亂矣且人之卒伍即車之卒伍一車七十五人惟王六軍

用千乘大國三軍用五百乘尚可配割若次國二軍用三百三十二乘尚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用一百六十六乘尚餘五十人如此奇零成何車人之卒伍近時江愼修謂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且云左傳諸言戰處雖曰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聞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齊語云有革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亦止用三萬人耳戴東原據閟宮之文謂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乘虎

賁三千人齊矦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孔冔軒云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閟宮之頌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兩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矣金誠齋云一乘七十五人必非用之于戰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爲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雜

也凡用兵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百五十人馬二十匹其糗糧芻茭宜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駕牛將重車者大抵皆老弱之人江氏謂四兩爲卒以一兩之人將重車不

知伍兩卒旅皆戰士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爲乘則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毎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閟宫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二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重車毎乘亦二十五人兵車千乘當有重車二百乘爲五千人合之二軍二萬五千人適三萬也孟子言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毎乘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管子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

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此
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卽變法
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承珙案孟子虎賁三千人書序作
三百國策蘇秦說趙魏皆云車三百兩卒三千人呂氏春
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
於牧野貴因篇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
此皆與孟子合知書序爲誤呂氏春秋又云武王革車三
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淮南泰族訓亦云湯武革車三百
乘甲卒三千人則近儒謂虎賁三千卽甲士爲一車士十
人之證是也孔晁注逸周書克殷解云戎車三百五十乘

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亦是以虎賁爲一車士十八至一乘士徒二十五人則伍兩卒旅配合整齊於詩禮之文皆合可爲定論矣惟出車之制經無明文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極似兩法不同然信南山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疏家謂成方十里據旁加一里治洫者而言甸方八里據實出稅者而言則兩法實卽一法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注謂十井出一乘本何休公羊初稅畝注何氏古義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過於邱甲釋經者多據古甸乘字通宜從甸出一乘之法此在天子畿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可備萬乘六軍七萬五千人每乘二十五人止需三千乘固無不足若大國百里開方萬里以方里而井計之則有萬井除山林城郭等三分去一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則百乘耳於是班固漢志及馬融論語注皆爲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之說以求合於大國之千乘然以一乘二十五人計之大國三軍用一千五百乘尙不足者五百乘何以明之竊意古者寓兵於農士卒固計地所出而車乘未必皆責民之供禮記坊記正義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養皆是國

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春秋成元年正義云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此二條雖皆言諸侯之事而天子之制亦從可知司馬法甸爲一乘乃以甸起數而推之稍縣都三等采地其出車之制皆同出車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爾雅郊外謂之牧周禮牧田任遠郊之地正在六鄉而曰出車以就之則鄉遂之不出車尤爲明證其甸稍縣都之兵本非

常用故使共其車馬甲兵之屬儳猶不足則官自作之如此可無疑車之不足用矣然六月之元戎啟行止言十乘采芑卽用多車亦何至三千之衆此則後儒以爲治兵之禮陳其六軍者於義爲近也

簟茀魚服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王氏稗疏曰茀車之後蔽也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以竹簟蔽後輿而謂之茀者竹外有革也服牝服也箱也音房富切讀若負以魚皮輓車旁如大車之服然魚鮫魚也一謂之沙魚所以知非矢箙者此皆言車不當及矢箙也承珙案王說簟茀非是

茀卽蔽也爾雅對文故別他經散文則通碩人翟茀以朝傳云茀蔽也載驅簟茀朱鞹傳云車之蔽曰茀葢茀爲車蔽之通稱故碩人翟茀巾車注引作翟蔽若泥爾雅革後爲茀則翟茀將翟外有革翟蔽又將翟外有竹乎至魚服說與何氏古義同何云荀子蛟韅注云韅馬服之革（此楊倞注）以鮫魚皮爲之（此楊引史記徐廣注）左傳閔二年齊桓歸衛夫人魚軒注亦云車以魚皮爲飾也以上下皆言車馬之飾不宜攙一矢箙於中今案載驅簟茀朱鞹韓奕簟茀錯衡一句中並言車飾則此以簟茀魚服皆車飾亦通然詩文不必如此拘板虎韔鏤膺卽以弓衣與馬飾並言矣

鉤膺鞶革傳鉤膺樊纓也何氏古義曰鉤卽馬腹帶之飾帶必有鉤以拘之以金爲鉤施之於膺所謂鞶也孔以馬婁頜解鉤以樊與纓解膺按婁頜之鉤惟金路有之非革路所有鉤膺二字連言則是在膺之鉤非婁頜之鉤也承珙案何說是也崧高鉤膺濯濯傳與此傳同韓奕鉤膺鏤鍚箋亦用此傳毛意蓋以鉤膺與小戎鏤膺同彼傳云膺馬帶也以帶在馬膺卽謂之膺猶巾車鍚面彫面亦以當馬面飾卽謂之面箋云鏤膺有刻金飾傳亦以樊纓有刻金飾卽爲鉤膺與婁頜之鉤別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亦云鉤膺當胸也

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

皆備何氏古義據大司馬中秋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而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都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據此惟常旂二物與大司馬文同其他各異者彼爲四時講武之禮此爲三年大閱之禮故所建不同此詩亦三年大閱然王不自行特命方叔往涖其事九旗中如大常旞旌三者以皆王旗非人臣所敢建其餘六旗始于旂終于旐旂或方叔所建所謂天子之卿視侯也自方叔

而下如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則孤卿大夫之類及師都州里縣鄙莫不畢至則盡乎六鄉六遂之衆舉首尾可以該中故但言旂旐也承珙案大司馬大閱教于中冬則司馬贊頒旗物當即是仲冬大閱何以必知為三年之禮至司常所言建旗與司馬治兵所言不同者江愼修謂司常所贊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旜旟互易孤卿之旜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旟互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旟百官載之惟旐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

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一軍心變法以異師目不畫異物之旜物師都鄉遂之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旟百官之不隨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尙變也今案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旗物變易恐非行軍之法且四時之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而禮備其鼓鐸號名未聞變於春夏何獨旗物必變於治兵金輔之禮箋曰司常所云王建大常至縣都建旐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曰旞曰旌則以有羽爲異道車謂象路斿車謂革路木路變路言車闕孤卿大夫士也旞旌皆張縿幅屬旒焉畫

於䋣如日月爲常巳下旜與物不畫全羽爲旞道車以朝
夕燕出入者載旞夏采以乘車建䌫復於四郊䌫當爲旞
說文旞亦作䍁因訛而爲䌫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
處故以道車建旞以復雜記諸侯以於道以其綏復又曰
大夫士以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旞之訛言其旄者明異物
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
其旒異之於生失之矣析羽爲旌亦有用犛牛尾者故爾
雅曰注旄首曰旌左氏春秋傳又謂之羽旄詩出車設此
旐矣建彼旄矣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旐設旄田車之旌也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自王載大常至百官載旟此指師田

所用者凡七旗即所謂斿車載旌者司馬辨於治兵司常贊於大閱胥此物也司馬所須旗物與司常互異禮尙相變載旞者設旗宜從司常之序載旌者設旗宜從司馬之序大閱禮備事煩故司常贊之其所須固即治兵之旗物也王建大常以下文與下經皆畫其象爲緣起而與上贊司馬頒旗物文不相屬案以上皆金說於周官互異之處辨析最當此詩所以獨言旐旟者自以除王大常之外言旐旟而旜物旗旟皆在其中故箋云軍衆將帥之車皆備也

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戴氏詩考正曰軝

說文亦作軝从革孔沖遠以軝爲長轂名非也軝卽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軝程氏通藝錄云考工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榦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此言飾轂之法軹本當爲軝詩云約軝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軝軝在轂置輻之外明矣注釋篆爲轂約其約軝之謂歟段懋堂曰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其長一爲賢得六寸四分三爲軹得尺九寸二分虛其一者畱以置輻也取此尺九寸二分者以革約之而朱其革詩

所謂約軝也考工記作軧者同音假借字也容轂必直者容如製甲必先爲容之容先爲容轂之範盛轂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革纏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幬之以渾革而丸漆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轂以下渾轂所同也幬而朱之軝所獨也承珙案程以軧爲軝在轂置輻之外其說甚確段釋陳篆次輪人序次言之其實輪人亦槪言治轂之法有此數者耳若以陳篆在幬革之先則通轂皆幬以革而漆之矣其先之刻畫而以革纏嵌約之者何爲乎考工記欲其幬之廉也注云縵轂之革也又云幬必負榦注云幬負榦者革轂

相應無羸不足此謂通轂皆以革裹之者也旣幬而後加以朱漆幬者轂之所同朱則軝之所獨第朱其軝而無他飾者謂之縵巾車卿乘夏縵晉語乘縵不舉注云縵車無文也旣朱而復約束之以爲文者謂之篆巾車孤乘夏篆先鄭云夏赤色後鄭云畫轂約也詩釋文引廣雅以軝爲轂篆鄭注考工篆轂約也蓋轂有約者謂之篆約施于軝謂之約軝傳云朱而約之明是旣朱其革復加約束說文軝長轂之軝也以朱約之雖與毛小異大致則同

傳又云錯衡文衡也正義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朱氏通義曰說文

錯金涂也蓋車軛曰衡塗金于衡所以爲文鄭解商頌錯衡亦曰金飾商頌烈祖詩乃言助祭諸侯亦乘約軧錯衡之車則此不必言兵車矣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案此詩三句皆指方叔言之朱芾蔥珩卽所謂命服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今斯干此二句誤作箋語辨見彼篇此傳云朱芾黃朱芾也則爲諸侯之服可知傳又云三命蔥珩正義謂玉藻是據諸侯而言雖至九命皆蔥珩然則此爲方叔以天子之卿視諸侯故服

諸侯之命服傳意未必以爲戎事之韋弁服也箋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韋弁服朱衣裳也此似謂韋弁朱衣裳惟天子則然者然此詩是言方叔之服何爲專指天子之衣裳鄭雜問志又云韋弁素裳故賈孔諸疏皆爲兩解不定然左傳云均服振振則戎事尊卑上下同服當以周禮司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者爲正或據六月正義引此注又以爲衣無裳字遂疑采芑正義引有裳字者爲衍然賈氏疏屨人及聘禮孔氏疏左傳及王制所引皆有裳字豈盡屬衍文乎司服賈疏又云鄭志素裳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異是鄭實有兩解不

必曲爲回護

傳又云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正義曰必言其强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强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各本正義皆如此或疑而字有誤惟李迂仲集解引疏云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矣字作美是所見疏本與今不同又云此說爲善葢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此之不然也承　珙案六月釆芑車攻吉日諸序皆無不足宣王之語傳云劣者非必以宣王爲劣葢劣

與儀同說文儀才能也何注公羊韋注國語皆云儀猶劣也傳蓋謂宣王承厲王之亂乃有此强美亦儀而能之見中興之難詩所以美之也正義猶識此意當以李解所引美而言之者爲是顧氏日知錄言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事劣而文侈矣李氏詩所云觀東山采薇出車皆眷眷于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杕杜則幷探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二家所論雖精然似非序傳之意

䶎彼飛隼箋云隼急疾之鳥也說文䳍祝鳩也从鳥隹聲

隼雖或从隹一一曰鶉字段云按此鶉字卽鷂字轉寫混之四月之鶉陸德明釋文云字或作鷙可證毛詩兩言隼俱無傳四月匪鷙匪鳶傳云鷙鵰也葢隼人所習知故不詳其名物隼與鷙同音同字此一曰鶉字謂隼亦卽鷙字也與䖵部蠭下一曰螟字大部臭下或曰拳勇字同例承珙案說文本以隼爲鵻之或體其下一曰鶉字則又隼之別義與上鵻祝鳩也文不相屬稽古編以祝鳩與隼不類疑其有誤由不明說文之例耳說文準从隼聲埻从土从辜而讀若準此隼爲鷙字之證也今本說文作一曰鶉子莊氏述祖據西京賦薛注隼小鷹也爲證今考舍人爾雅

注以隼爲鷂屬陛疏歟彼飛隼郎本之又云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鄭注禮正鵠云謂之鵠者取名于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又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古人射的謂之準而畫正其上當郎此隼蓋鷹之小者最爲急疾之鳥然則鶉子之說似亦非無據也

鉦人伐鼓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郎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

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此下疑脫小鉦二字）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承珙案孔疏特據大司馬敎大閱鼓退鳴鐃之文以爲鉦以靜之專謂鐃耳不知鐲鐸鐃皆以鉦爲大名故周禮分別鐲鐃之用不復言鉦說文鉦鐲鐃等訓皆互相通蓋軍中凡金皆謂之鉦故詩人但言鉦耳周禮鼓人雖云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似鐲與鐸非所用以止軍者然金之爲物實則進止俱用故鄭注鼓人云鐲鉦也賈疏謂詩有鉦人伐鼓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爲

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卽如金鐸通鼓疏云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卽擊鼓故云通鼓然大司馬職言振鐸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又摝鐸則羣吏弊旗車徒皆坐鄭注摝掩上振之是則鐸有坐作兩用以此例之知軍中鳴金動靜俱用然則靜之不必專指謂鐃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十二年左傳陳子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鳴金則退是其大較故傳云鉦以靜之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

桼爾雅引詩振旅闐闐而釋之曰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

爲振旅反尊卑也毛云復長幼者或所據爾雅異文或是
以意釋之何休注公羊亦云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與毛
同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本皆習戰之名故莊八
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何氏古
義曰舊說以爲詠方叔南征還師則蠢爾蠻荆一章不應
言於還師之後且治兵振旅皆古禮習戰之名也
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
鼓闐闐然案說文口部嗔盛气也引詩振旅嗔嗔郭注爾
雅云闐闐羣行聲說文門部闐盛皃廣雅闐闐盛也是嗔
闐皆爲衆盛之意文選魏都賦振旅輷輷劉淵林注引史

記蘇秦曰輷輷殷殷若三軍之衆李善注引蒼頡篇曰輷輷衆車聲也皆不以爲伐鼓之聲惟趙注孟子以塡爲鼓音但傳衹訓淵淵爲鼓聲自是以闐闐系振旅之下則不爲鼓聲可知王氏詩稗疏曰夫有功而入宜奏愷樂樂師典之大司馬執律以齊之安得鼓聲獨振邪且鼓聲既曰淵淵又曰闐闐詞不贅乎是知闐闐以形容羣行之盛而非言鼓聲也

蠢爾蠻荆傳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段氏詩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荆蠻來威然則詩固作荆蠻故傳云荆蠻荆州之蠻傳寫誤倒之也晉語叔向曰楚爲荆蠻韋注荆

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文選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尙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幷精坰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毛詩蠢爾蠻荆亦誤倒臧禮堂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承珙案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竹書紀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此亦可爲詩作荆蠻之證蓋荆州之地禹貢所分其建國非皆蠻也若作蠻荆則是以蠻概一州矣史記成王封熊繹於荆蠻爲楚子王氏懷祖曰漢書嚴朱吾邱等列傳引詩蠢

爾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楊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爲韻後魏肅宗詔亦曰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傳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車攻

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正義曰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承珙案此疏是也序又云復會諸侯於東都此與復古復字同成康之時本

有會諸侯於東都之事逸周書王會解首云成周之會孔晁注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竹書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皆其明證宣王中興重舉是禮故曰復會正義乃云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誤矣箋言徂東傳東洛邑也序下箋云東都王城也承珙案漢書地理志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傳箋似各言一處然王城成周相去不過數十里周人通謂之東都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休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據此始以宣王復

會諸侯於東都故存其廟歟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曰毛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箋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甫田之草承珙案此箋乃申傳非易傳也經但言甫草故傳衹訓甫爲大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竝引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蓋圃甫古字通薛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云藪有圃草韋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甫田以申成傳義意以鄭之甫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

不破甫爲圃則是申傳而非易傳明矣甫田在東都畿內

職方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

至于房故詩云東有自是指甫田而言若水經渠水注謂

圃田澤多麻黃草并引述征記以爲甫草之證則鑿矣

駕言行狩嚴緝曰此行以會同爲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

行狩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

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承珙案詩首章但言車

馬次章乃指言田車首章但言徂東次章乃指言行狩車

馬者卽會同之車馬徂東者爲會同而徂東序下正義云

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是也嚴氏謂詩

先言行狩非是呂記云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此說得之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臧氏玉林曰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狩作獸是後人據今本毛詩改又水經濟水篇注引詩薄狩于敖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古狩獸通段氏詩經小學云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冊府元龜王氏詩考引同惠氏九經古義引初學記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注漢石門頌證狩卽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若經作

搏獸箋不已贅乎考初學記意主對偶故以薄狩大蒐爲儷猶上文三驅一面下文晉鼓虞旗皆是也今本作搏狩乃後人妄改承珙案臧氏段氏謂經搏當作薄是也而謂獸當作狩箋上獸字亦當作狩則似是而實非也此經疑本作薄獸于敖猶豳風言一之日于貉也彼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往訓于搏貉訓貉故此箋亦以搏獸訓獸然則經當作薄獸箋當作獸田獵搏獸也若經作狩而箋云狩田獵搏獸也則上文已有駕言行狩何不於次章箋之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此或爲鄭箋作音非必經文作搏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獸於敖地此則經文

已誤薄爲搏矣至他書引此多作薄狩者由不知古人搏貉卽謂之貉搏獸卽謂之獸故疑薄獸爲不辭而易之爲狩耳要鄭所見毛詩自作獸不作狩也

傳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陳氏稽古篇曰嚴緝謂此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然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廿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互見其所在義亦可通承珙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滎陽縣有敖亭劉昭補注云周宣王狩于敖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閒呂氏讀詩記弁引左傳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

曠可以屯兵縣畜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謂此也今案敖鄗圃田地本相近周語杜伯射王于鄗韋注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自道左射王云云此圃字當作圃墨子明鬼篇言杜伯事與此略同而云宣王合諸侯田於圃葢圃即圃田鄗即敖鄗韋昭以鄗爲鄗京誤矣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下文會同有繹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正義云會同其禮各別不得竝行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别散則義通承珙案定四年左傳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可見周制王之巡守必有田獵以教習

兵士則一方之諸侯皆會故傳云諸侯來會也其下時見
曰會云云者乃就經文泛釋其名義非以此舉兼有會同
也
赤芾金舄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陳氏稽古編曰兩
舄字中閒疑脫一金字承珙案毛傳本以諸侯赤芾絕句
下云金舄達屨也恭衍一舄字非脫一金字觀正義曰言
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
云舄有三等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卽禮
之赤舄也傳文句讀此其明證正義又曰箋云金舄黃朱
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尚爲尊

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段懋堂云達沓古字通單下曰屨複下曰舄達屨取重沓之義案正義引傳明言金舄達屨不得援複下之文以達屨專屬舄義且若為舄字作解何不於狼跋赤舄下言之乎孔顨軒云王服赤舄后服黑舄皆有二等赤絇繶純為上黃絇繶純次之案古人文義質實謂之金舄必是以金為飾詩中如金罍金厄皆然若以絇繶色黃卽稱金舄乃後人侔色揣稱之詞非古義矣稽古編曰小爾雅屨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舄（此舄字今本脫）而金絇也絇者舄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為成人之飾（玉藻童子不屨絇）金舄之飾直達于

約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名也承珙謂達猶孟子達尊之義自當以疏說爲是豳風傳云赤舄人君之盛屨盛屨猶達屨也或疑約在屨頭如刀衣鼻似難飾之以金考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屨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是古人本有以金飾屨之制叉晏子對曰古者人君大帶重半鈞舄屨倍重不欲輕也趙注孟子一鈞金謂一帶鉤之金則此所謂大帶之重者亦是帶鉤鄭注周禮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劉向校書云晏子萊則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此云大帶重半鈞者當是一帶鉤之金重三分兩之一舄屨倍重者當是謂兩舄之金重一鈞爲大半兩此古人金

爲之制可爲明證者也

決拾既佽傳決段云決下當有所以二字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正義曰傳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也承珙案疏說非是佽利疊韻爲訓利者便利之謂說文佽便利也引詩決拾既佽用毛義也決以象骨爲之鉤弦以利發拾韝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然則既佽者謂決拾皆便利也先鄭注周官繕人引詩決拾既次是所據本作次與佽異此箋亦以佽爲次乃與

毛異義非申毛也但手指次比祇可言決於拾著左臂者不合故不如傳訓便利爲賅括也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正義曰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射夫卽諸侯也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承珙案經云助我則射夫雖不必專指諸侯自是謂諸侯之入能助王人之射獵但舉柴似不必謂澤宮積禽凡原野所獲亦當助而舉之且下章方言射獵正文而此章先言田畢之事於次不順正義謂田無射禮故以射夫云云爲既田須餘獲射於澤宮

今考賓之初筵射夫既同固是指禮射而言然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奪舉㧘其徒肝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語與此詩文義大同而以射夫舉㧘與悉率左右連言則明是田獵之時非澤宮之射矣蓋助我舉柴者猶言助我田獵耳柴當本作骴西京賦收禽舉胔胔與骴同毛詩作柴者借字說文引詩作㧘或出三家亦借字也傳云柴積也者積與漬同曲禮四足曰漬注云漬謂相瀸污而死也公羊莊十七年傳瀸積也釋文積又作漬傳蓋以柴爲禽獸死骨之骴故以瀸積釋之若但爲積聚之積則必如鄭箋增禽字以足義矣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趙注孟子云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能必中之此與昭八年穀梁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語意略同皆似所重在御然孟子述王良之言範我馳驅不獲一爲之詭遇則獲十因引此詩正見御良射善相需而成故謂嬖奚小人不貫與乘自當以箋解御者射者竝美爲是趙注又云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順毛卽所謂不踐毛貫臧卽所謂中心疾死爲上殺者此解如破義較箋爲詳

吉日

吉日維戊傳維戊順類乘牡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正義曰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故禱用剛日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次章吉日庚午傳云外事以剛日正義曰言此者上章乘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承珙案毛於首章馬祭以乘牡解用剛日之故而次章又特言外事以剛日則外事不指擇馬明矣擇馬與乘牡豈有二義而分一爲順類一爲外事乎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皆謂祭事惟正義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觀傳於次章言外事始亦以差馬從

禽近於兵戎之事故敷首章馬祭非外事而用剛日者則
以乘牡之故而乘其類耳然則崔說正與毛合也
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
其祖禱禱獲也承珙案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
爲禡又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惠氏古
義因之謂百與伯字異音義同貉與禡皆卽此詩之既伯
以說文引詩既禡既禂爲證此說非也先鄭注大司馬云
貉讀爲禡禡師祭也本之爾雅杜子春注甸祝讀貉爲百
當亦以貉爲禡祭而別其音義爲百耳甸祝既云掌四時
之田表貉之祝號又云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於

禂牲禂馬下乃引詩既伯既禂然則周禮之貉乃皇矣之禡而非吉日之伯明矣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分別皇矣吉日二詩甚明此傳云伯馬祖也皇矣傳云於野曰禡亦絕不相涉說文禂禂牲馬祭也从示周聲小徐本引詩有既禡既禂語大徐本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禱云說文作禂而不云伯作禡可知說文禂下竝不引詩後儒乃誤以伯爲禡幷牽合於周禮之貉耳段注說文云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此許說所本杜引詩者以伯證禂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

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此周禮之禂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
釋既禱周禮之禂牲也杜蓋又本毛說承珙謂禂牲禂馬
杜子春雖分爲二義然只是一祭傳以伯爲馬祖又云必
先爲之禱其祖似本以伯與禱爲一事蓋經文既伯既禱
四字作一氣讀猶云既伯而禱也詩中如此例者小雅式
夷式巳大雅爰始爰謀迺宣迺畝矦作矦祝皆其比也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案禹貢漆沮有二雍
州漆沮既從正義以爲扶風漆沮導渭又東過漆沮正義
以爲馮翊漆沮故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
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此漆沮不同此云會於涇又

東過漆沮則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别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李迂仲據此謂吉日之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卽職方雍州之浸呂記朱傳皆祖其說馮氏名物疏更以馮翊之水爲吉日及潛之漆沮扶風之水爲緜之沮漆又云馮翊漆沮地近焦穫其山多獸水多魚漁獵宜於此地陳氏稽古編既是其說而又云扶風之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

其水經由岐下而岐陽之地實周家較獵之場楚椒舉言
成有岐陽之蒐昭四年左傳 世傳石鼓文十篇記宣王田獵之
事地亦在岐陽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風之水乎承珙案
諸家分別馮翊扶風之漆沮者宜用以說禹貢而不必以
釋詩葢禹貢導渭東會于灃又東會於涇然後東過漆沮
若指扶風之水則在灃之上流與經文次序不合故尚書
某氏傳云漆沮一今本一作二誤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
以爲與毛詩自土沮漆別者是也若毛詩之漆沮則大雅
緜傳云沮沮水漆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閒也周頌潛
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毛以漆沮爲二水皆在岐周

吉日傳不言有異則三詩之漆沮皆爲一地可知漢志漆水出扶風漆縣西此大雅所謂自土沮漆者也箋云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傳則云周原沮漆之閒是豳岐皆此漆沮箋言其源傳舉其委耳潛正義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故潛之漁吉日之獵皆在於此不必求諸馮翊之漆沮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正義曰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麎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承珙案

此承上章獸之所同而言故但言其形體祁大又甚多有而其爲獸自明不必改祁爲麎以見獸名也或疑詩中無此文例者正月瞻彼阪田有菀其特箋云有菀然茂特之苗然經文竝不言特者何物與此其祁孔有文法正相似也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稽古編曰箋語釋經文最順而申傳義猶紆傳驅字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耳玩傳意竟似訓率爲驅而傳之字應解爲往文義始明然以釋經不如箋之優也箋始易傳孔以爲申

傳未必然矣又案文選注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然玩孔疏則於王二字乃李所益也承珙案東京賦悉率百禽鳩諸靈囿悉率二字卽本毛詩而下系以百禽則率不可以訓循故薛注云率斂也其實率亦有驅義論衡率性篇云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此率字正作驅字解故六朝人每以驅率連文梁武帝紀驅率貔貅抑揚霆電北史麥鐵杖傳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承天安邊論疆埸之民難可驅率易在振蕩並皆以率

與驅同義然則此傳云驅禽之左右正以經文悉率左右者謂盡驅而之左之右文義亦明不必增字完句也或疑次章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旣云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此傳又云驅禽之左右文義似複今案此詩首章田車旣好四句當從嚴緝以爲禱祝之辭所謂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尙非實陳田事車攻疏述傳義以田法芟草爲防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敎示戰法致戰旣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旣陳車驅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大夫士發然則此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者謂驅禽而納諸防中也言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者謂焚燒防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也敘次分明無嫌於複

毛詩後箋卷十七終